

四書章句集註

十六

宋本孟子集注卷六

孟子卷第六

朱熹集注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

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擲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亡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

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

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

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
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
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
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
行矣。揚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

孟子卷之六

四

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
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
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
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
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
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
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孟子去

五

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孟子六

六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

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五十六

七

盛音成繅素力反皿武未反。禮曰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稟以供宗廟之粢盛使冢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官

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
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
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
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
出疆舍其耒耜哉

孟子六

爲去聲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
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
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
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
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

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官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

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

其志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
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
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
也食功也

六

孟子六

十一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
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
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
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
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
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

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
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
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
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
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
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
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名

孟十一

十一

大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
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
道不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
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
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

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夷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
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
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
惟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
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
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
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
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

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
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
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拯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
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
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
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
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
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
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
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
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
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
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
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
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
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

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
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言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

孟子卷之六 二十一 換 十七 略用

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

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

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

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

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

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勘。此

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

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

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

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

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污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

孟子

孟子下

去

先

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好去聲下同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孟子卷六

二十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

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汎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

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卷之六

三

刑

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此周

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

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滅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

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
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
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楊朱但知
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

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
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
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
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
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
又一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

三

孟子六 三十一換

二十五

梅

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
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
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

三

孟子六十一換

二六

梅

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
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
子深懼而力排之再言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
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
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

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序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

蝻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蝻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蝻蟻蝻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孟子六千子換

卷八

陳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蒲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

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
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搗壤乾土也。黃泉
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
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
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
也

三

孟子

卷九

蔡注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
也

辟音壁纊音盧。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
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
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
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
頻頷曰惡用是覩覩者為哉他日其母

殺是賊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
鮠鮠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顛平同願與蹙同
子六反惡平聲鮠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
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
鮠鮠賊聲也頻願而言以其兄受饋
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
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
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
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
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
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
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

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
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
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
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人
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
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
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第六

